

朱子大全

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七

記

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廨皆老屋支拄殆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爲亢爽可喜意前人爲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屑居之之意予以爲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爲高士軒而客或難子曰漢世高士不爲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者名秩亦不卑矣彼猶以爲逸己而不顧焉故足以爲高也今子僕僕焉在塵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箠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其不遭則可亡不爲已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感焉然亦

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爲若古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若彼者乃以未睹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顧予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客唯唯而退因書之壁以爲記

時其視泉州同安縣學官書後記

紹興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廷中已事而言於連帥方公曰熹爲吏同安得兼治其學事學有師生誦說而經籍弗具學者四來無所業於其間願得撫府所有書以歸使學者得肄習焉公幸哀其愚不以爲不可卽日減省少府用度金錢屬工官撫以予縣凡九百

八十五卷熹與諸生既受賜則相與羣議所以斂藏守視
出內涼暴之禁戒以復于公報皆施行如章熹竊惟公之
舉是賜也蓋將以幸教此縣之人而非私於熹之請熹乃
幸得以菲薄奉承懼不能稱且無以垂示久遠故敢具刻
公所出教而并敘其指意如此揭之以視縣之父兄子弟
與學官弟子之有秩於典領者使承公志永永不怠此熹
之職守也夏四月丁丑具位謹記

卷六十一 射圃記

其美而德於一焉風其於日懷其間其於

同安縣西北門射圃者監鹽稅曹侯沆所爲也紹興二十
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而曹侯與子
備西北異時寇至常陷西北然則曹侯與子所守者盜衝
也侯一日與子登城四望慷慨相語曰是不能守吾屬死
無處所不可不勉則分背去行所部循勉慰飭喻意吏士

士皆感奮爲用侯又曰兵家有之曲道險阨則劍楯利仰高臨下則弓矢便是則射者固嬰城之具而其爲技必習之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賴而用也今蜂蟻之屯雖未能傳吾城而陳而吾之士固將徇我以死亡我其可以不素教而用之哉於是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斤以爲射圃袤六十步三分其袤而廣得一焉屬其徒日射其間其後盜雖已潰去圃因不廢間往射如初侯謂予是圃之作吾二人力也衆人不能見將然其以吾二人者爲無事而勤民矣盍記其意以視後予曰諾哉曹侯字德廣武惠王諸孫世將習兵喜文詞通吏事蓋慨然有志於功名者而予新安朱熹仲晦也時爲主簿於此是爲記云

蘇丞相祠記

熹少從先生長者遊聞其道故相蘇公之爲人以爲博洽

古今通知典故偉然君子長者也熙寧中掌外制時王丞相用事嘗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上之用此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世高其節與李才元宋次道並稱三舍人云後得毗陵鄒公所撰公行狀又知公始終大節蓋章章如是以是心每慕其爲人屬來爲吏同安同安公邑里也以公所爲問縣人雖其族家子不能言而泉人往往反喜道曾宣靖蔡新州呂太尉事以爲盛予不能識其何說也然嘗伏思之士患不學耳而世之學者或有所怵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一不變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因爲之立祠於學歲時與學官弟子拜祠焉而記其意如此以視邑人云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築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爲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爲之

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旣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一經堂記

紹興二十三年秋七月予來同安明年乃得柯君而與之游相樂也時君以避地邑居教授常百餘人屬予治學事因得引君以自助君行峻不爲苟合由是衆始有所嚴憚至他事亦多賴以濟焉又明年君將反其先人之廬固舊葺壞以居而取楊子所謂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

者號其寢居曰一經之堂間謁予記之予謝涉學未久文且下將不能有所發明於吾子之意願更屬可者如是非復一再至今年冬予將辭吏以去而君又以爲請旣不得辭乃爲之言曰予聞古之所謂學者非他耕且養而已矣其所以不已乎經者何也曰將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學始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至則意誠心正而大學之序推而達之無難矣若此者世亦徒知其從事於章句誦說之間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固將以爲耕且養者資也夫豈用力於外哉柯君名翰字國材爲人孝謹誠慤介然有以自守於經無不學今將隱矣而其志不自足如此是蓋終身焉則其造詣之極非予所敢量也姑次比是說爲之記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辛丑新安朱熹記

友人徐元聘有田舍一區旁治軒牕明潔可喜暇日與子弟講學其間而問名於熹熹故爲農知田意嘗謂孟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最爲善喻今徐君課其子弟而學於田間姑以芸名齋使學者卽事而思之則內外之分定而力之所肆不於人之田矣霜露旣繁實而食之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徐君以熹言爲然故書以遺之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五日癸卯新安朱熹書

事命文畏壘菴記
紹興二十六年之秋予吏同安適三年矣吏部所使代予者不至而解署日以隳敝不可居方以因葺之宜爲請於縣會予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載其老幼身送之東歸涉春而反則門廡列舍已摧壓而不可入矣於是假縣人陳氏

之館居焉自縣西北折行數百步入委巷中垣屋庫下無
鉅麗之觀然其中粗完潔有堂可以接賓友有室可以備
棲息誦書史而佳花異卉蔓藥益荷之屬又皆列峙於庭
下亦足以娛玩耳目而自適其意焉予獨處其間稍捐外
事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其下拚除井竈之役願留者亦
無幾人若常時車馬之客與胥吏之有事於官府者則無
所爲而來矣客或謂予所以處此庶乎庚桑子之居畏壘
也因名予居曰畏壘之菴自是閉門終日翛然如在深谷
之中不自知身之繫官於此既歲滿而不能去也如是又
累月代予者卒不至法當自免歸而陳氏謁予記其事曰
使後之人知夫子之嘗居于是也予惟庚桑子蓋莊周列
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既不足以知之而太史公記又
謂凡周所稱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然則亡

是公非有先生之倫也此皆不可考獨周之書辭指經奇
有可觀者予是以竊取其號而不辭遂書以畀陳氏陳氏
世爲醫請予記者各良傑爲人謹篤周慎能通其家學云
紹興二十七年夏六月十一日新安朱熹記

予吏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遊者
於是得許生升之爲人而敬愛之比予之辭吏也請與俱
歸以共卒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之來也吾親
與一二昆弟相爲築環堵之室於敝廬之左將歸翳蓬藿
而居焉惟夫子爲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
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於今六七年視
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之所屑一毫不以介於其間嘗竊
以爲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存名

其齋而告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今也以是名子之齋則於吾子之志竊自以爲庶幾焉耳矣而曰必告子以其名之之說則是說也吾子旣自知之子又奚以語吾子抑嘗聞之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而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說吾子以爲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願學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屋壁庶乎其有以自礪也予不獲讓因書以授之俾歸刻焉紹興二十八年九月甲

牧齋記

余爲是齋而居之三年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取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以其志之篤事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不知智益昏而業益墮也以是自咎故嘗間而思之夫挾其饑寒危迫之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有事物之累無優游之樂其於理之精微索之有不得盡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廢之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况古人之學所以漸涵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施諸其心而錯諸其躬也如此則凡所爲早夜孜孜以冀事業之成而詔道德之進者亦可謂妄矣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泰然未嘗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於當世有

甚於余矣而有以自得於己者如此必其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然也豈以饑寒者動其志豈以挾策讀書者而謂之學哉予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爲記

歸樂堂記

予嘗爲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僊游朱侯彥實同寮相好也其後予罷歸且五六年病臥田間漫與當世不相聞知獨朱侯時時書來訪問纏綿道語舊故如平生驩一日書抵予曰吾方築室先廬之側命之曰歸樂之堂蓋四方之志倦矣將託於是而自休焉子爲我記之予惟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勢利睠睠軒冕印鞞之間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

促自以爲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爲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官之所爲有不能無愧悔于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斯亦豈不難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十年以彊直自遂獨行所志不爲勢屈以故浮湛選調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視其簿書期會之餘日蓋無一日不命賓友從子姪登山臨水弦歌賦詩放浪於塵埃之外而無幾微留落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如何哉其仕而能歸歸而能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顧予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慨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足以供徒倚館宇之邃啓處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足以娛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阡北陌者足以析名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於耳目而知侯之樂有在乎是也

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意如此如天之福異時獲從遊於
堂上尙能爲侯賦之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

故監察御史游公先生諱酢字定夫此邦之建陽人而河
南程氏之高第弟子也徽廟初爲御史未幾去爲郡江淮
間又退而閒居以卒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歿於是
四十有一年矣今敷文閣待制延平陳公實爲此邦謂德
學之盛有如先生者而無祠於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
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乃爲堂於府學之東偏立像致祠
而以書屬熹使記其意熹辭謝弗堪屢返而公不聽於是
退考舊聞按龜山楊文靖公所爲先生墓誌之辭曰子元
豐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曰上蔡謝顯
道公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資可

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于中形于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私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蓋楊公所記如此熹惟知先生之深而

言足以命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每獲侍坐於陳公而聞其語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昔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尙能誦之其雍容仰俯之間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此其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則公之所以命祀先生蓋將推其所得於己者以幸教此邦之人非徒致欽慕之意以修故事而已也熹既不獲終辭乃悉論著楊公本語而不敢輒贊一辭於其間且復揆公指意所出者如是而并書之以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耳嗚呼先生遠矣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之淵源退訪其書而讀之於以求先生之所以學者果惡乎在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而炙之矣詩曰人之好我視我周行又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熹雖不敏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無忘陳公之德也八月甲子具位朱熹記

通鑑室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而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仄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營丘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閎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機會者是其志與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

掇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泛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衆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煙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榜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况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爲典刑總會簡牘淵

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乾道三年秋七月新安朱熹記

南嶽遊山後記

南嶽唱酬訖于庚辰敬夫旣序其所以然者而藏之矣癸未發勝業伯崇亦別其羣從昆弟而來始聞水簾之勝將往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大來錢雲峯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丙戌至櫛州熹與伯崇擇之取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還長沙矣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嶽宮至櫛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山川林野風

煙景物視向來所見無非詩者而前日既有約矣然亦念夫別日之迫而前日所講蓋有既開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與思繹討論以畢其說則其於詩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之莫熹諗於衆曰詩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善人之所以深懲而痛絕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亦豈有咎於詩哉然而今遠別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則無以寫難喻之懷然則前日一時矯枉過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既而敬夫以詩贈吾三人亦各答賦以見意熹則又進而言曰前日之約已過矣然其戒懼警省之意則不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湮鬱優柔平中而其流乃幾至於喪志羣居有輔仁之益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慮而猶或不免於流况乎離羣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之間毫忽之際其可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將何

以禦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雖曰小過然亦所當過也由是而擴充之庶幾乎其寡過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遂書之以詔毋忘於是盡錄贈處諸詩于篇而記其說如此自今暇日時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也夫丁亥新安朱熹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

代

毋忘一本
作毋怠

皇帝陛下臨御之五年朝廷清明衆職修理乃眷南顧閔茲遠黎某月詔以太常少卿臣某爲福建轉運副使而付以鹽筴使訪其利病以聞臣某旣承詔奔走卽事則與判官臣某爰暨屬僚博詢審訂具以條奏越明年春遂有旨免本道屬州縣逋負鹽課之緡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鹽緡錢二十二萬者其罷之而使漕司歲以緡錢七萬補經費之闕臣某承命懽喜北向頓首言福建鹽法之弊久

矣臣等問諸故府竊見祖宗盛時本道鹽息歲入緡錢十萬而三分之以其一予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貢金其二爲鈔法則商人歲輸京師者爲錢六萬六千有奇而已其後鈔法中弛浮議交煽因盡以委漕司而增其額於是綱運猥并鹽洩不時而民始受弊中間蓋嘗減損然什不能去其三又他用之取具於鹽者亦且數倍舊制顧以歲出有常因不敢議至州縣或不能供又不得以時蠲除新故相仍轉相督趣重爲民病歷年滋多今乃幸遇陛下仁聖儉慈不遺遐遠旣幸聽愚臣言而又推之以及其所未言者蓋德音再下而鈔額復祖宗之舊逋負捐累歲之積使州縣之吏無所旁緣以漁獵其民民得休息恩澤隆厚不可勝量臣等駑鈍不材奉使無狀乃幸得奉承聖詔以布于下誠歡誠喜敢不悉力究宣謹察所部無或不虔以廢

明命猶懼不稱無以昭示永久則取尙書所下詔旨刻石臺門以諭來者而竊敬識其下方如此又惟陛下躬德神聖天運日新其約己厚民之心終日乾乾有進無已竊計經制大定上下與足蓋可以日月期矣然則臣等前日所不敢議者且將復有望焉敢昧萬死并記其說而俯伏以俟乾道四年三月

謝上蔡語錄後記

熹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錄三篇未及脫藁而或者傳去遂鋟木於贛上愚意每遺恨焉比因閑暇復爲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爲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版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

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又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應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爲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繆有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柬今并掇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乾道戊子四月壬寅熹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

崇安建之巖邑故宮師趙清獻公嘗爲之宰故侍讀胡文定公又其邑里人也兩公之德後學仰之舊矣然數十年之間爲是邑者不知其幾何人無能表而出之以化於邑者乾道三年今知縣事溫陵諸葛侯始至則將葺新學校以教其人而深以兩公之祠未立爲己病於是訪求遺像

因新學而立祠焉明年五月甲子訖功命諸生皆入于學
躬率丞掾與之釋菜于先聖先師而奠于兩公之室三獻
成禮揖諸生而進之曰學則孔孟尙矣然居是邦語其風
聲氣俗之近則鄉大夫鄉先生之賢者豈可以不知其人
哉惟趙公孝弟慈祥履繩蹈矩爲政有循良之蹟立朝著
蹇諤之風清節至行爲世標表固諸公之所逮聞也至於
胡公聞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
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
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則諸
君豈盡知之乎吾承乏於此過不自料常欲與諸君相勵
以聖賢之事今幸因吾民之餘力校室以修方將日與諸
君者從容俯仰乎其間顧念古昔聖賢遠矣則欲諸君自
其近者而達之是以象兩公於此堂也諸君自今以來蓋

亦望其容貌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以激貪懦之志然後精思熟講反之於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衷焉庶幾學明行尊德久業大果能達於聖賢之事是則兩公私淑後來之本意而亦區區平日所望於諸君也諸君豈有意乎諸生皆拜曰諸生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思無辱先生之誨於是既退而諸葛侯使人以是說走山間屬熹爲之記熹惟今之爲政者固已不遑於學校之事其或及之而不知所以教則徒以祿利誘人而納之卑滄淺陋之域是乃賊之而於教何有今諸葛侯於茲邑旣新其學而語之以聖賢之事又能尊事兩公俾學者由是而達焉則可謂知所以教矣此其志豈特賢於今之爲政者而已哉旣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以視同志願相與勉焉以無負諸葛侯之教也是月癸未新安朱熹記

克齋記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旣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

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爲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然自聖賢旣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說顧有志焉者或寡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其說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爲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今子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之要又可

謂知其要矣是尙奚以予言爲哉自今以往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己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爲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夕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其所有事焉者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謹記

味道堂記

武陽何君鎬叔京一日以書來謂熹曰吾先君子辰陽府君少事東平馬公先生受中庸之說服習踐行終身不懈間嘗榜其燕居之堂曰味道蓋亦取夫中庸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云也今不肖孤旣無以嗣聞斯道惟是朝夕糞除虔居恪處不敢忘先人之志子其爲我記之以告

于後之人而鎬也亦得出入覽觀焉庶乎其有以自勵也
熹惟何公實先君子太史公同年進士熹不及拜其牀下
獨幸得從叔京遊而兄事之因得聞其學行之懿顧雖不
德不文不足以稱述傳信然慕仰之深願得託名於其屋
壁之間以爲幸因不敢以不能對謹按公諱某字太和始
爲少吏南方會馬公以御史宣慰諸道一見賢之奏取爲
屬因授以所聞於程夫子之門者且悉以平生出處大節
告之詳焉旣馬公以言事謫死公歸守其學終身不少變
其端已接物發言造事蓋無食息之頃而不惟中庸是依
也鄉人愛敬至以中庸何公目之於他經亦無所不學而
尤盡心于易作集傳若干卷其忠純篤厚之姿廉靜直方
之操得于天而成于學充于內而不暴於外世之君子莫
能知也晚以馬公移書僞楚斥使避位之節列上史官宰

相惡其分己功逮繫詔獄削籍投荒而終不自悔以歿其身此其於道真可謂飲食而知其味矣惟其知之深是以守之固而行之樂行之樂是以益味其腴而弗能去也然公之所謂道者又豈若世之俗儒習見老佛虛無寂滅之說而遂指以爲道也哉考諸公之中庸亦曰五品之民彝而已熹愚不肖誠不足以窺大人君子所存之萬一然竊意其名堂之意有在於是也是以敢備書之以承叔京之命後之君子得以考焉抑叔京之清夷恬曠不累世紛旣聞道于家庭又取友於四方以益求其所未至其銜訓嗣事而居此堂也可無愧矣今又欲由是益自勵焉是其進之銳而至之遠其可量哉其可量哉此於法當得附書因并識於此云乾道癸巳二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劉氏墨莊記

乾道四年秋熹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吳越相過于潭溪之上留語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而起立且言曰清之之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餘年既歿而家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公先生聞而賢之爲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器業爲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清之之先君子獨深念焉節食縮衣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謂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尙書郎徐公兢吳公說皆爲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藏室之扁不幸先人棄諸孤清之兄弟保藏增益僅不失墜以至子今然清之竊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本意豈不曰耕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乎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出於青紫車馬之間清之不肖誠竊病焉願得一言以發明

先世之本意於以垂示子孫丕揚道義之訓甚大惠也熹聞其說則竊自計曰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自國初爲名家所與通書記事者盡儒先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於體爲尤重顧熹何人乃敢以其無能之辭度越衆賢上紀茲事於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旣去五六年書疏往來以十數亦未嘗不以此爲言也熹惟朋友之義有不可得而終辭者乃紬繹子澄本語與熹所以不敢當之意而敘次之如此嗚呼非祖考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來有過劉氏之門而問墨莊之所以名者於此乎考之則知其土之所出廬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蓋磨勘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客郎中實生集賢舍人兄弟皆以文學大顯于時而名後世

第四子祕書監資簡嚴識大體有傳于英宗實錄子澄之先君子卽其曾孫也諱某字某官至某仕旣不遭無所見於施設今獨其承家燾後之意於此尙可識也生二子長曰靖之子和其季則子澄皆孝友廉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燾游尤篤志於義理之學所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乎在九年二月丙戌新安朱燾記

盡心堂記

予友范伯崇始仕爲廬陵屬邑主簿不小其官遇事亡所苟遂以幹敏聞州藉其才奏取以代錄事之病不能事者廬陵民素囂訟治獄者常患不能得其情伯崇旣盡心焉而又廉勤以捷于下懇惻以伸於上於是小寃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之官以無事則以暇日葺其問事之堂而取君子盡心之云者榜之又大書噬嗑之卦於屏上

且闢其後爲方丈之室以會友講學焉一日書來曰願有以記此堂而名其室以幸教我且使來者與有聞焉予惟王制之篇雖傳以爲漢博士官所出然其所謂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語約而意周教明而戒密其或者古之遺言也與今伯崇旣躬行之而又以名其堂欲其出入起居仰而見之常有以自警也以爲未足又取大易電雷之象明斷之義與夫剛柔上下淺深難易之說金矢黃金艱貞貞厲之戒揭於坐右而以蚤夜覽觀焉此其志豈以一得其情而遽喜者哉然猶懼夫學之未至而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纖微之間有所未察則雖欲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不知所以權之故又爲退食燕居之所於其後以便講學此則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言近是而夫

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因請命其室曰讀書之室而悉記其本末如此以遺之伯崇家傳正學於道有聞而其小試之效又已孚於上下如此此其所以讀書者必有以異乎人之讀之矣伯崇平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汎然若無所主予雖知之深亦未嘗不喜其溫厚之有餘而憂其強毅之不足也今一行作吏其所以自樹立者乃如此而世之聰明才智之士計其當官之效宜可以遠過于伯崇者或乃反不能及予於此又竊獨有感焉因并書之以風曉當世且以厲來者於無窮伯崇名念德建安人與予有世舊且有連又相好也乾道癸巳二月丁亥新安朱熹記

蘄州教授廳記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爲蘄州學官始至入學

釋菜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教養
人才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惟淺陋
懼不能稱今將有以告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乎古人爲
己之學庶以無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意於斯
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教之則幸甚於
是李君退卽其居則距學且十里所李君顧而嘆曰學官
宜朝夕于學與諸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耶翌
日相學之東偏有廢壤焉請於州願得爲屋以居而日往
來於學以供厥事於是通守北海王侯某實領州符嘉李
君之意而悉其力以相之役不踰時遂以備告然後李君
得以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之蓋使之潛思乎論語孟
氏之書以求理義之要又考諸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
變之得失焉日力有程不躡不惰探策而問勸督以時凡

以使之知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及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不之急也既又禮其士之賢有德者李君之翰而與之居凡學之教治悉使聽焉由是蘄之爲士者始知所以爲士之事而用其力李君亦喜其教之行而將有成也礪石於堂考前爲是官者得自某人以下若干人之名氏歲月刻之而以書屬予使因記其所以然者予惟李君之教可能也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世儒之所及王侯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其不以李君之說爲迂闊於事者則非俗吏之所能是皆宜書以詔于後蓋非獨使繼李君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而師帥其民者之所宜知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實題名之首云九年秋七月壬子新安朱熹記

縣之屬有主簿秩從九品縣一人掌縣之簿書凡戶租之版出內之會符檄之委獄訟之成皆總而治之勾檢其事之稽違與其財用之亡失以贊令治蓋主簿之爲職如此而予嘗竊論之以爲縣之治雖狹而於民實甚親主其簿書者秩雖卑而用人之得失其休戚於民實甚重顧今銓曹所領員以百數旣不容有所推擇而爲令者又往往私其政不以及其屬是以官多不得其人而人亦不得其職舉天下之縣偶能其官者計百不一二然亦不過能取夫戶租之版而朱墨之耳若其他則固不得而與焉而亦莫或知其職之曠也建陽縣主簿之廨故在縣治西墉下自建炎中火于盜而寓於浮屠之舍距縣且三里所蓋主簿之不得司其局者四十有餘年矣今右通直郎池陽王君某來知縣事則計復焉而未克舉及主簿括蒼葉君某至

而尤以不得蚤夜其職爲憂乃請於縣而卒成之自經始以至迄事凡百餘日爲屋若干楹其費得縣之羨錢五十萬粟斛百凡故地之入于民居者則皆正於舊籍而不之奪也明年葉君以書具本末屬予記予佳王君之不私其政與葉君之能憂其職也則爲推本其所以設官之意并敘其事而書之以告來者俾無曠於其職旣又因葉君之請取孔子爲委吏時語名其東偏之室曰當齋其意蓋與此相表裏云乾道九年秋八月辛酉朔新安朱熹記

南劍州尤溪縣學記

乾道九年九月尤溪縣修廟學成知縣事會稽石君黼以書來語其友新安朱熹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隅其地隆然以高面山臨流背巖塵而挹清曠於處士肄業爲宜中徙縣北源上後又毀而復初然其復也士子用陰陽家說

爲門斜指寅卯之間以出而自門之內因短就狹遂無一物不失其正者塾始至而病焉顧以數學之初未遑外事歲之正月乃始撤而新之既使夫門堂齋序庫庖廡無一不得其正而又度作重屋于堂之東以奉先賢以尊古訓唯殿爲因其舊然亦繚以重欄嚴其陛楯而凡像設之不稽于古者則使視諸太學而取正焉靡金錢蓋四十萬用人力三萬工不資諸士不取諸民而事以時就意者吾子亦樂聞之儻辱記焉以幸教其學者於無窮是則塾之幸也熹惟石君之爲是役也則固已可書矣抑熹嘗得遊於石君而知其所以學者蓋皆古人爲己之學又嘗以事至於其邑而知其所以教者又皆深造自得之餘是則其爲可書蓋有大於此役者熹雖不敏誠竊樂得推本而備論之是以承命而不辭焉蓋熹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

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
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
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
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
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
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
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正直輔翼優
游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
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
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與時盛衰
而其所以爲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勸勉懲督之
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性益亂其倫而
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至于我宋文治應期學校之官遍

于郡縣其制度詳密規摹宏遠蓋已超軼漢唐而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而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祇承德意若稽治古使學校之所以爲教者卓然有以遠過於近代儒先君子或遺恨焉今石君乃獨能學乎古之學而推之以行於今使其學者惟知脩身窮理以成其性厚其倫之爲事而視世俗之學所以干時取寵者有不屑焉是則石君所以敷教作人可書之大者其視葺新廟學一時之功爲如何哉然是役也石君之意亦將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宮而變其學者之耳目使之有以養於外而齊其內非徒以誇壯觀飾游聲而已也蓋其敷教作人之功於是爲備惜乎所試者小而所及之不遐也故特序其本末而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之志以厲其學者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爲郡縣者使其皆以石君之心爲心焉則聖人之道

聖人之化將不憂其不明於天下矣是歲冬十月庚申朔
記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
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
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爲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
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
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
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壽知府
事卽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
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
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
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

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旣奉教及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旣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卽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旣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

役於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旣成而劉侯之官江西莫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珮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爲條約者迎白于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尙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

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
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鑄遞相付
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
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
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
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
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
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
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
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
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
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
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

其視而傲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淳熙甲午夏五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七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豈不以此為而未有而為豈不以是故不謂皆其出大同
而外餘欲其類而不同矣夫以國來受其文而遂亂
其至如果燻十卒不一書皆一且甚不難也然於其
與事異於古時其文而不敢於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文只限額類類其而不謂其也又其為其太密其其

晦庵先生朱公文集卷第七十八

記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爲磴十餘級
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卽得小澗石梁跨於
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皆清澈自高淙
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
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間終
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爲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菴菴
纔老屋數間卑痺迫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爲勝水自西谷
中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
乃爲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
爲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臥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

潺湲久而益悲爲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下
臨峭岸深昧險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瀟
湧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
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蘆山一峯獨秀出
而數百里間峯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橫
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
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
變臺東徑斷鄉人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
禱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
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游之旣皆賦詩以紀
其勝余又敘次其詳如此而最其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
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爲小詩以識其處呈同游諸君
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年月日記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羣峯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全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榜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榜之曰南澗以識遊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磬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

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石如齟齬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跣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豺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內外兩翼爲軒窻可坐可臥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于中阜沼上田數畝其

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也山楹前直兩峯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嶂其脅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梢舊岑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脩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置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卽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疇卽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

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
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齧而
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
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
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峯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
頂平處劣丈餘四隕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
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
濤昏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
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爲
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
巖木氣辛烈可已瘡疾疑卽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
滴水成坎大如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
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齒萃古木彌覆藤

卉蒙絡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
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石崖隙下水
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
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
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巔巔下瞰絕
壑古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
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
瘠棄不耕皆以貲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若
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爲崇
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
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
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
卽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霑器用

衣巾皆濕如沐非忘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
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
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
宅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
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
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卽
斷家事減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
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
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
水之勝如此并爲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
也山楹所面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
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
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

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七月既望晦翁書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 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闔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

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卞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榜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爲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榜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聽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寢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

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於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旣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叙所以名夫堂室之

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

資政殿大學士建安劉公某居守建康之明年春某月始立明道先生之祠于學而以書走新安之婺源抵熹曰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統顧學之雖不能至而心鄉往之及來此邦屬邑有上元者先生少日宦遊處也考之書記均田塞堤及民之政爲多脯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備然問諸故老以稽其實則兵革變故之餘風聲氣俗蓋已無復有傳者矣始至慨然卽欲奉祠以致吾意使此邦之爲士者有以興於其學爲吏者有以法於其治爲民者有以不忘於其德不幸歲適大侵救饑之事方急於今乃克成其志以吾子之嘗誦其詩

而讀其書也故願請文以記之既而府學教授孫君某沈君某亦以書來申致公意且具道公始之所以焦勞而未及與今之所以暇豫而得爲者其語詳焉熹發書喟然仰而嘆曰尊賢尙德公之志則美矣既富而教公之政則得矣屬筆於我公之意則勤矣雖然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蓋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先生之遠者大者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於是伏而思之先生之學固高且遠矣然其教人之法循循有序而嘗病世之學者捨近求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焉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誠若狹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得以大小而議之哉區區不

敏竊願以是承公之命庶幾於公之志先生之學兩有補焉又惟公之忠言大慮既已效於朝廷今雖在外而其所以救蓄弭患者又如此其汲汲也則於先生之所存必有深感而默契于中者矣其祠之也豈獨以致其尊賢尚德之意使民不忘而已哉若夫推公之志而以先生之所以教者教其人使之從事於為己愛人之實而無虛言躐等之弊是則孫沈二君之任也歟二君勉旃熹於是其有望焉耳矣淳熙三年夏四月丙申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灋之所

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榜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

侯憲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度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嘆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盍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記

建安熊君可量爲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支而禮殿爲尤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則廢墜不脩又已數十年矣於是俯仰歎息退而以告於其長湯君悅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爲然予錢五萬曰以是經其始熊君則徧以語于邑人之官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月訖功棟宇崇麗貌象顯嚴位序丹青應圖合禮熊君旣以復于其長合羣吏率諸生而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以究厥事列置門棘扁以奎文生師之舍亦葺其舊於是熊君乃復指諸生而進之使程其業以相次第官居廩食弦誦以時邑人有識者皆嗟嘆之以爲尉本以逐捕盜賊爲官苟食焉而不曠其事則亦足矣廟學興廢豈其

課之所急哉而熊君乃能及是是其志與材爲如何耶熹時適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爲是役則善矣而子之所以爲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爲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予不足以議此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奧行高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隘巷窮閭之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爲我訪而問焉則必有以審乎此而知所以爲教之方矣熊君謝曰走則敬聞命矣然此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願卒請文以識茲役而并列之熹不得而辭也因悉記其事且書其說如此俾刻焉旣以勸熊君且以視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爲師弟子而食

于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淳熙三年秋七月丙辰新安
朱熹記

拙齋記

臨川太守趙侯景明視事之明年政通人和郡以無事暇
日相便坐之北循廡而西入叢竹間得前人所爲秋聲齋
者老屋數椽人跡罕至而其傾欹痺狹又特甚意欣然樂
之因稍易其腐敗撓折之尤者而日居焉間獨仰而嘆曰
是室之陋非予之拙則孰宜居之哉乃更題其榜曰拙齋
而以書走武夷謁予記曰吾之拙甚懼不足以爲理吾子
因是而予之一言庶乎其有以自警也方是之時予蓋未
始得遊於趙侯也然其直諒之操多聞之美則聞有日矣
及其爲政於此邦也奉法遵職不作聰明而吏畏民安境
內稱治則又聞之而加鄉往焉今也乃於其言而得其志

如此則鄉之所聞者於侯抑餘事也誠竊樂聞其說且復自念若予之鄙樸頑鈍蓋有甚於侯者則亦仰而歎曰趙侯所以名其齋者爲足以見其志矣然而非予之拙則亦孰宜記之哉抑嘗聞之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唯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趙侯之學蓋將進此然其所以託名者則已卑矣且猶不輕自信而必求所以警其心焉則其志爲如何哉若予之拙乃其材之不足而何足以語此顧輒自予爲足以記侯之齋者視侯之爲愧亦甚矣雖欲善其辭說其又何以爲觀省之助乎然侯之所以見屬有不可虛者姑亦書此以致予之意焉淳

熙丙申冬十月壬申朔新安朱熹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于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名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

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顧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於外而益眩於內今也既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真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敝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

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淳熙丙申冬十月戊寅新安朱熹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

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
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
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界
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
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
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
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
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
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聖祖
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
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傅默契道
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
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

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

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旣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

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
効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鑾路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勵之以爲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旣甚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拭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旣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巖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于東南歷時旣久士以卑瘁堙鬱爲病有宋乾

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于始安故郡之墟
蓋其地自郡廢而爲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
有感異教持不可者旣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
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摧圯至于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
佛舍置宅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
廣深生師之舍環列廡外眈眈翼翼不侈不陋於其爲諸
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熹於是喟然
起而歎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侈前人之功侯之爲是則
旣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於是者莫非明義反本
以遵先王敦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
爵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
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并書
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

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治己教人一以居敬爲主明
理爲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旣而出臨此邦以幸遠
民其論說政教皆有明灋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
師矣其亦無疑於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
四年冬十有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旣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
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
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
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
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
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
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

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卽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

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揆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构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旣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

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
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摠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
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傳相受
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
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
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
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
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
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
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
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
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
免爲書肆况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

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爲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耆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誦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旣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者亦當得書也抑予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爲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於是敬書其說使刻石而立諸其廡以俟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

故國子祭酒九江蕭公之敏字敏中隆興間以選來知建陽縣事廉靜易直不務爲赫赫名人便安之嘗問邑之先賢而得三御史焉曰陳公洙師道曰陳公師錫伯脩曰游公酢定夫皆以學行風節有聞於時心獨慨然慕之乃爲之肖象立祠於學榜曰三賢而率邑之學士大夫以及諸生子第相與拜而奉奠焉邑人熊君克實記其事今刻在石可考也旣公去而仕於朝不數年亦爲御史實踐三君子之跡而其忠言至計所以開上心拯時弊別白是非邪正使爲善者有所怙爲惡者有所懼其功又不在三君子之下也出使江東未幾上思其言復召以爲國子祭酒因事獻言鯁切不少變又使湖南以卒卒時貧甚乃至無以爲家於是士大夫相與益高其節而建陽之人亦皆咨嗟惻愴以爲吾蕭令尹之賢真可以追配三君子者無慚也

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聞之歎曰吾於蕭公雖不及識其面然聞其名而鄉往之久矣今辱爲邑長於斯而繼其躅又聞邑人之所以稱誦之者如此其何以致吾之意而慰邑人之思哉於是復肖公象以合食於三君子而更其榜曰四賢旣成奠之如公祠三賢故事諸生與執事者退皆喟然太息相勉以節義曰異時出身事主無或爲媿阿容悅以愧乎四賢者而負今侯之教也謂予於蕭公有一日之故來請文記之予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如此因以警諸君使毋忘今日之志又以告來者使相與歎慕興起於無窮也姚侯名耆寅其興學聚書以教學者之意已見於予文矣今爲此祠其意尤非苟然者後之君子亦可以觀政於斯焉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既立濂溪先生之祠於其學而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于今而學者益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遊宦之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蓋亦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獨未有所祠奉灝也既言於府而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蓋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要之不置熹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矧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得而不爲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

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旣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

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旣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亡疑矣而猶若有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久其傳邪旣不得辭乃敘其事而并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爲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厝之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淳熙六年冬十月辛亥新安朱熹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廣漢張侯敬夫守荊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常病其學門之外卽阻高墉無以宣暢鬱湮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爲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

縈紆渺瀰一日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掩靄又皆隱見出沒於雲空煙水之外敬夫於是顧而嘆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邪昔公去相而守於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嘆隱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悲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於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効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於後之人而讀其書

者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佚勃然於胷中恍若親見其人而真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於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於此樓旣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

南康軍風師壇記

南康軍故無風師壇而寓其祠於社淳熙六年歲在著維大淵獻權發遣軍事朱熹始按唐開元禮求其地於城之東北得郡人盛宗廢圃廣葺表葺蠲其租葺檄司戶參軍

鑿星子縣尉

鑿奉政和新書築壇三成陞四出東爲燎壇

南爲大門而周垣之書祀儀於門之東壁而圖其陳列登降之位於西壁經始十一月某日而成於某日云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爲屋東鄉旣諸生以夫子不南面於禮爲不稱乃徙寘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褊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具員而弦誦輟響則亦旣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己亥之春義興蔣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致用而屬役於其屬雷君霆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明年四月戊申而舍菜焉門觀顯巖宮廬宏敞神位清密祭用畢脩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鬻拚除

之須無一不備既又爲之名墾田立僦舍日給弟子員二十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顧嘆言曰令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而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有以發之也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

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旣書蔣侯之事又因雷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爲有能因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億字仲永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滾滾不窮蓋嘗有意笞兵萬里爲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辦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壹切

治理為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秋九月丙寅具位朱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八

懷安縣學訓導葉暢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九

記

臥龍菴記

臥龍菴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記臥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菴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菴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臥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間以行田始得至焉則菴旣無有而劉君亦不可

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
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余旣惜其出於荒堙廢壞之餘而又
幸其深阻夙絕非車塵馬跡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
時已上章乞解郡紱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
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旣又緣名潭
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
爲賦詩以紀其事然菴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涉澗
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
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
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爲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
其上旣以爲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遊者亦得以彷徨徙
倚而縱目快心焉於是歲適大侵因榜之曰起亭以爲龍
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屢

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敘其作興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尙有以識予之意也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西原菴記

予少好佳山水異甚而自中年以來卽以病衰不克逞其志于四方獨聞廬阜之奇秀甲天下而畸人逸士往往徜徉於其間意常欲一往遊焉而未暇也前年蒙恩試郡適在此山之陽乃間以公家職事得至其中其巖壑幽深水石奇怪固平生所創見而於巖壑水石之間又得成紀崔君焉乃信前所聞者之不誣也君名嘉彥字子虛少慷慨有奇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修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故相趙忠簡公趙公是之會去相不果行君自是絕迹此山按陳令舉所述圖記得西原菴故址

于臥龍瀑水之東築室居焉耕田種藥僅足以自給而四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孤無所與歸之人至者亦收養之蓋年逾七十矣而神明筋力不少衰予往造之而君不予避也一旦爲予道說平生相與太息會予結屋臥龍以祠諸葛丞相世蓋少識其意者君獨嘆曰此奇事也相爲經紀其事以迄有成兩年之間相見者不知其幾而君未嘗一言及外事予以是益嘉君之爲人而重歎其旣老無所復用於世也淳熙辛丑閏月之晦予旣罷郡來宿臥龍君曰臥龍之役夫子旣書之矣顧西原獨未有記復能爲我書之乎予曰諾哉於是悉次其說俾刻焉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

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故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旣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縉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爲祠室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間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且吾

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
今祠亦旣成矣子安得而不爲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
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
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
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
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
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
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
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
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
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旣
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
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而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

爲記以爲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於地而於吾先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而嘗仕於朝矣其爲此邦寬以撫民禮以俟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秋八月癸丑縣人朱熹記

瓊州學記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道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

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
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
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
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
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
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
能及也淳熙九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侯璧旣新其州之學
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
外其民之能爲士者旣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習又
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
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旣脩矣然尙懼其未
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熹竊
惟國家敦學之意不爲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

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而徒強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爲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脩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爲重輕乎嗚呼瓊士勉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政多可紀已具刻於池亭之石因不復書而是役之面執功程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略不論著云是年歲在玄默攝提格冬十月庚申宣教郎直祕閣朱熹記

瓊州知樂亭記

瓊管在中州西南萬里鯨波浩漾之外其長吏常以領護
隴中四郡填撫民夷爲職委寄甚重然以其險且遠也朝
廷往往不暇擇人冒而往者意或私有所利固不復知所
謂承流宣化爲何等事是以其地今爲王土數百年而舊
俗未盡革論者因鄙夷之以爲是果不足以與中國之聲
教其人蓋深恥之而未有以雪也淳熙八年今帥守韓侯
始以經略使察廉表行州事而天子許之至則爲之正田
畝之籍薄鹽米之征教之以耕耨灌漑之法而絀其官吏
之無狀者民業既有經矣然後日爲陳說禮義廉恥之意
以開曉之旣又表其從化之民以厲其不率教者出入阡
陌勞來不怠行之暮年民吏浹和俗以一變化外黎人聞
風感慕至有願得供田稅比省民者於是侯亦自喜其政
之成而幸其民之不我違也乃取莊生濠上之語作知樂

之亭於放生池上北望觀闕於雲天縹緲之間以爲歲時
瞻佇祝延之地且曰其使邦人士女嘉辰勝日有所詠歌
鼓舞以自樂其得被聖化而不愧於王民也間而以書屬
予記之予惟韓侯之於此邦其勤至矣不但一亭之作爲
可書也然其爲政本末之序則於此亦有可觀者因爲書
之以告後人使凡居侯之位而遊於是者必以侯之心爲
心又觀於其政而取法焉則庶乎民生日厚民德日新而
王化之純無遠邇矣世豈有終不可教之民哉侯名璧字
廷玉長樂人世以清德顯云九年冬十月庚申新安朱熹
記

漳州龍巖縣學記

漳州龍巖縣學 年置其後遷徙不常遂以廢壞蓋三十
有餘年而丞某君某始復營建迫代去不克就溫陵曾君

祕來嗣其職乃因其緒而成之凡爲屋若干楹殿堂門廡
師生之舍無一不具淳熙九年某月某日旣率其諸生以
奠菜于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記且曰願有教也予聞龍
巖爲縣斗辟介於兩越之間俗故窮陋其爲士者雖或負
聰明樸茂之姿而莫有開之以聖賢之學是以自其爲縣
以來今數百年未聞有以道義功烈顯於時者豈其材之
不足哉殆爲吏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二君相繼貳令於
此乃能深以興學化民爲己任其志旣美矣而曾君又嘗
從吾友石許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邑
之士其庶幾乎乃爲之書其本末而因以告其諸生曰夫
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
廉恥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
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於俯仰

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爲爾夫徇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己者固已悖矣况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己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脩也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闕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嗚呼是說也會君蓋亦嘗爲二三子言之乎二三子其益以吾言相與勉焉而書所謂敦學半者又會君所宜深念也其亦由是而勉旃哉十年二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

江南西路轉運司養濟院在隆興府城東崇和門內轉運

副使吳郡錢公某之所爲而判官嘉禾丘公 毗陵尤公
表之所徙也豫章爲江西一都會地大物衆而四方賓旅
之有事於其土者又不絕於道路平時通功易事足以相
生養獨不幸一旦有疾疢則惛然無所歸求藥與食或無
得焉則轉死於溝壑者歲不知幾何人而有司者莫之知
也乾道九年轉運副使吳興芮公燁始有聞而閔焉去之
日留私錢百萬以諉後人稱貸貿易收其贏以市藥物給
病者淳熙五年判官開封趙公某復以私錢百四十萬買
田東關羅舍病者又得以食七年錢公寔來而芮公已爲
吏部侍郎是年春趙公亦以吏部侍郎召趙公知公雅意
亦有樂乎此也因亟以書來諗公則移書芮公請所留錢
益以己資百三十萬買田長定而又創爲此院延慶崇和
兩門之外使病者有以居焉自經始至落成若干日而就

凡爲門五間堂三間挾以便房中爲文室東庖西圃左右
廡各五間廡深三尋脩七尋有半中設巨榻十有八冬加
障蔽以禦風寒暑則撤之以溼煩鬱診治有工藥石有劑
其不可療者亦予槨殯以葬職掌之人皆賦以祿俾供厥
事又專屬僚吏以時行視而課督之蓋三公所捐皆四方
之聘弊不以入于家者合之爲錢三百七十萬所買三墅
爲田千有一百十一畝歲入租爲穀九百八十三斛有奇
其詳則書之牘藏之有司而院之戒令糾禁亦書而揭之
堂上旣錢公又列其事以聞詔下施行如章而錢公去矣
二公踵至周視錢公之所爲者而屢歎之然猶以院在門
關之外懼夫病者之有所不便於醫藥也乃相門內得故
歸德佛舍之廢址而遷焉凡增屋十有八間并得故僧田
六頃又市鍾陵灌城兩墅之田七十畝歲收穀三百餘斛

錢五萬有奇以充入之蓋自是以來病而無歸者多賴以全活不幸死者亦瞑目而無所憾焉於是臺之羣屬與郡吏之奔走焉者私相與謀因文學掾黃君某述其事來請文以記予時方罷浙東常平事三復其書而竊有愧焉蓋崇寧之制凡安濟坊漏澤園之政皆領屬常平使者其有曠闕非將漕主計者之憂也今職其事者或不能及而五君子者乃能汲汲乎其職之所不必爲至出義錢以輯成之雖其先後來去之不齊而其閔惻之深計慮之遠泯然若出於一人之心而手自爲之其制愈脩而愈密其惠益增而益厚於以推廣聖朝昭天漏泉之澤於湖山數千百里之外其意旣甚美矣而其學道愛人之効又足以警夫職其事而不能然者以興起之其利豈不又甚博哉因不復辭而爲書其本末如此旣以著夫五君子之成績而自

訟以曉當世又以告後之人使知五君子者相爲始終十年之間所以成此者之不易而不敢壞也錢公又嘗奏免贛吉麻租二千四百五十九斛爲錢千有一百九十七萬九十有奇兩州之人尤歌舞之今以祕閣脩撰知婺州事其救饑之政亦爲諸郡最云淳熙十年三月甲戌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記

慈教菴記

金華清江時鎬及其弟某嘗以書來曰吾先人之葬東萊先生旣幸哀而銘之以告于幽矣惟是祠堂之奉旣作而未名將無以著先德于外者敢請於子何如予不及識時君獨觀伯恭父之銘稱其治家嚴整而所以教子孫者甚篤且嘗以書爲予言之伯恭又非輕與人者予是以知時君之爲人乃取晏平仲之言名其所作曰慈教之菴而君

之鄉大夫潘公德鄰聞之以為然則為之大書以揭焉鎬
等既刻之石而又以請曰名菴而有以發乎先人之志子
則有賜於我矣然無詞以著其實其於久遠懼泯沒而不
章也願吾子之遂志之將與潘公之書并刻焉以配吾師
之言而信吾父於後世子之賜不愈大乎予不得辭則又
書本末如此以遺之嗚呼君之子孫既多且材歲時相與
來拜墓下其有以惕然不忘乎父師之訓而益勉乎其遠
者大者則斯名之稱其實又豈待予言之而後傳於遠哉
淳熙癸卯四月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者遺
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
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

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與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摹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旣沒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汎掃平一之功信未

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
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
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
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
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卽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然列
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
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
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
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少浮
華可與進于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
旣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
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摳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
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

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予之一
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
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于熹者因不獲辭而輒爲論著先
生唱明道學之功以視詔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
文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歲
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
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
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澇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
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
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
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

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爲四壇而屬其役事於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雨師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壝壝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三壝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倍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爲門三間北二丈有奇爲齋廬五間繚以重垣瑩以堅璧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旣練時日屬寮吏脩祝號以告于神而委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

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兩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

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槩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爲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于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劭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於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曆曰暨曆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旣而學之羣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

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况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毆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

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衍於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况其荒墜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爲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簿書之外而無龠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十一年春正月庚戌具位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江山縣學故有三賢堂以祀正介先生周君穎贈宣教郎徐君揆逸平先生徐君存而今知縣事金華邵侯浩又益以故諫議大夫毛公注贈朝請郎毛公凜且更其扁曰景行之堂而狀其事且爲書來告曰願有記也熹考其狀旣知五君子之學行氣節真足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讀其書又歎邵侯所以教其人者之備而待其人者之遠也蓋正介之行信於鄉而聞於朝其立言垂訓褒善貶惡又皆足以爲後世法雖其事業不得見於當年然其所立己不但爲一鄉之善士而已也諫議遭時遇主奮不顧身排擊巨姦奪其政柄當是時天下庶幾望至治焉不幸不究其用而廢絕以死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不特爲公恨也至於叔績罵賊不屈以明官守之義宅卿捐軀虜營以紓君父之急其事尤難其節尤偉而逸平受業程氏之門人

得諸心成諸行又能推其說以教人儀刑音旨之傳於今
尤未遠也夫以區區百里之間而其先賢之學行氣節可
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者如此可謂盛矣昔人之祠之
也其意豈不美哉然得其三而遺其二又限其目而不使
後人復有勉慕企及之思也是則識者猶或病之邵侯於
此乃能增益而葺新之且易其名以致其俛焉孳孳之意
而撤其限以視若有待於來者是不亦教其人之備而待
其人之遠乎嗚呼是亦可書也已抑熹又嘗竊有說焉蓋
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
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
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
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尙友者所以每
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岐之惑也然

則登是堂而有志夫五君子之事者又可不知其所務之先後而循序以求之哉邵侯讀大學之書而有感於絜矩之一言其平居論天下事而有所不平未嘗不慨然發憤而抵掌太息也然則其於五君子者固已非苟知之而亦庶幾得其所以求之之序矣其爲此舉夫豈偶然而已哉因爲之識其本末而并記此意以視其學者云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乙丑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余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嘆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匱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旣歸卽登

朝廷輿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浙東
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
狼狽轉死者已籍籍矣予因竊嘆以爲向使伯恭父之志
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旣而尙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
募民有欲爲者聽之民蓋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
不果有所爲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
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
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
出家穀五百斛者爲之於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
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
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母兄
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爲
疑也子其可不爲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

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况叔度之爲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承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于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予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
意婺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於叔度所爲之善
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
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
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
師歿守其說不懈益虔於書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
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
於此爲拳拳也十二年歲乙巳冬十月庚戌朔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陜多阻
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莠莠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
相挺羣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卽夷滅無噍類然愿
民良族晷刻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適大侵

姦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爲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爲請得築倉長灘廩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爲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卽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爲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旣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爲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賕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糶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

良民凜凜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卽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旣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與元履早同師門遊好甚篤旣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爲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旣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旣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盃酒從

容時以相訾訾而訖不能以相詘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爲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爲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爲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君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揆之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卽日除太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旣而天子思復召用之則元履旣卒矣上爲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祕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招賢里大闡羅漢院之社倉新候官大夫周君某之所爲而長灘之別貯也始祕閣魏君之築倉於長灘非擇其地而處之也因其船粟之委於是而藏焉耳故倉之所在極里之東北而距西南之境遠或若干里貸者多不便之而是時率常數歲乃一往來則猶未甚以爲苦也淳熙甲辰周君始以常平使者宋公之檄司其發斂之政而以歲貸收息之令從事旣爲之更定要東搜剔蠹弊而以時頒焉民已悅於受賜矣周君因益問以因革之宜而有以道里不均之說告者且曰自今以往一歲而往來者再則其勞佚之相絕又非前日比矣周君於是白之宋公而更爲此倉以適遠近之中且令西南境之受粟者卽而輸焉來歲遂以遠近分土使各集于其所以待命民旣歲得飽食而又無獨遠甚勞之患於是咸德周君而相率來請文以記

其成昔予讀周禮旅師遺人之官觀其頒斂之疏數委積之遠邇所以爲之制數者甚詳且密未嘗不嘆古之聖人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其不可及乃如此及今而以是倉之役觀之則彼其詳且密者亦安知其不有待於歷時之久得人之多而後乃至於此耶因爲之記其本末以爲後之君子或將有考於斯焉周君字居晦好讀書有志當世之務吏事亦精敏絕人不但此爲可書也倉凡二間高若干尺廣若干尺深若干尺始作以某年某月某日越某月某日成用工若干錢若干佐之者里之人某也十三年丙午歲七月甲午新安朱熹記

邵武軍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

建炎丞相隴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爲小官卽切切然以天下事爲己憂宣和初一日大水猝至幾冒都城

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震懼而無有敢以爲言者公時適爲左史以爲此夷狄兵戎之象也不可以不戒亟上疏言之遂以謫去數歲乃得召還則虜騎已入塞而長驅向闕矣公復慨然圖上內禪之策誠意感通言未及發而大計已決虜圍旣迫羣小方謀挾至尊犯不測爲幸免計公又獨扣殿陛力陳大義得復城守以退虜兵然自是以來割地講和之議遂起公又再謫而大事去矣光堯太上皇帝受命中興疇咨人望首召公爲宰相公亦痛念國家非常之變日夜圖回所以脩政事攘夷狄者本末甚備蓋方誅僭逆以正人心而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遂將益據形便大明紀律以示必守中原必還兩宮之勢而小人有害公者遂三謫以去而不復還矣淳熙丙午距公去相適六十年而永嘉徐君元德命教此邦謂

公之忠義籌略海內有志之士莫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子弟乃無有能道其萬一而興起焉者於是闢講堂之東肖公之象而立祠焉四月吉日合郡吏率諸生進拜跪奠妥侑如法已事而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以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以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有在於是則亦孰能及之哉故熹喜聞其事而樂推其說以告郡之

學者雖病且衰而不自知其感慨發憤猶復誤有平日之壯心也十二月癸巳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熹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時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脩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時德鄜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象且募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遺脩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

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脩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爲之記其

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爲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十四年丁未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漳州州學東溪先生高公祠記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

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不爲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已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名登字彥先靖康間遊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留种李爲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爲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爲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掎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繇而遂投檄呂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

終日滾滾無非忠臣孝子之言捨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
魄動神竦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感屬
疾自作埋銘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
而逝嗚呼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
合於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爲賢者之清而使百
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於世教豈
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託於孔子之中行者同
日而語哉公沒之後二十餘年延平田君澹爲郡博士乃
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祠之以風厲其學
者間因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爲記屬予病未及爲而田
君去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仲至則又與王君更以書來督
趣不置予惟高公孤高之節旣如彼而諸賢崇立之志又
如此則予文之陋誠不宜久以疾病爲解強起書之辭不

